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硃批諭旨卷一百二十六之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繆晉

硃批諭旨卷一百二十六之十八

硃批田文鏡奏摺

雍正七年九月初三日河東總督臣田文鏡謹

奏為恭報黃河秋汛工程平穩仰祈

睿鑒事竊查黃河水汛平穩自本年八月初三日經臣

具摺恭

奏後隨於初六日據道廳汛員具報於八月初四日

黄河水長四尺五寸沁河水長三尺五寸等情到
臣臣即飛檄各道廳汛員加意巡查嚴行防守而
此番長水停滞積至七晝夜始行消退其低窪處
所水皆漫灘浸及堤岸數尺間有裂縫之處實屬
危險在工文武員弁俱各率領兵夫相機幫戧竭
力防護輪班分守晝夜不息隨於十一日據道廳
汛員具報黄沁兩河水勢消落歸槽工程俱各平
穩又據山東兖州府黄河同知稟稱曹縣之芝麻

莊單縣之諸望壩自八月初五日起河水陡長兩
處臨河埽工間有蟄陷俱各搶築堅固現今水已
消退等語又於八月二十日據陝西寧夏府知府
報稱八月十一日寧夏水長二尺有餘到臣臣即
移洛河東江南河臣并飛檄管河道河北道督率
官弁兵夫嚴加防守臣仍飭委千把員弁往來巡
查嗣於八月二十九日據管河道河北道各稟稱
寧夏水汎已過目下水勢平定竝無長落等情臣

查今歲寧夏水汎較多於上年惟八月初旬之水停積七晝夜實非往常可比是以各處所報險工甚多臣業已分檄管河河北兗寧三道查看工程危險處所乘此秋收之際多備物料其有應下長椿大埽加鑲高厚者即確估料理以資保護其餘偶有蟄裂之提勢不合一俱即從新翻做夯硪堅實務期鞏固今於九月初二日霜降已過工程平穩此皆仰賴我

皇上至誠至敬感格
天
祖又復廑念秋汛屢頒
諭旨在工人員無不欽遵
聖訓敬謹料理晝夜防護是以水漲雖甚於往常而堤
工各保無虞共慶安瀾也理合繕摺恭
奏仰慰
聖懷謹

奏

今歲秋汛極大一切提工俱安堵無虞卿等之忠勤勞效更屬顯而易見朕嘉悅之懷筆莫能罄但淮黃交會處屢報清不敵黃深以此為憂目下雖尚無妨然不可不預行詳籌熟計耳

同日又

奏為欽奉

聖訓據實覆奏事雍正七年八月二十四日臣齊摺家

人回豫捧到

皇上硃批諭㫖臣敬啓跪讀於臣恭報黄河水汛平穩

摺内奉有

硃批臣即敬録知會總河臣嵇曾筠并曉諭各道廳汛

外伏念我

皇上慎重河防

聖敬日躋跪讀

上諭治河之道與修身理同誠為萬世河防

至論於此識
聖心之乾惕於此仰
聖學之精微臣欽遵
諭旨敢不慎之又慎以期堤工鞏固永慶安瀾又於臣
據實覆奏摺內奉有垂詢郭朝鼎
諭旨臣查郭朝鼎才具原屬中等
聖明洞鑒毫髮無遺然臣之所取於郭朝鼎者以其在
豫五載歷任宜陽洛陽二邑并歷署州縣印務居

官謹慎辦事勤敏所到之處不獨向日之陋規悉
行禁革即一應經徵錢糧平頭火耗並無絲毫多
取是郭朝鼎雖才具不足而立志堅定操守廉潔
誠如
聖諭忠厚穩妥則有之此臣之所以敢為保奏也今蒙
皇上格外天恩陞授延平府知府自必更加感激圖報
臣就其在豫居官辦事而觀似可勝延平府知府
之任茲蒙

適高其倬在京朕面詢郭朝鼎之賢否據奏操守好實
心任事才具亦屬可用云云若然則克勝斯任矣

皇上垂詢理合據實覆

奏又於臣覆

奏豫省秋收及東省收成摺内奉有

硃批臣伏念天人感應之理昭如影響絲毫不爽然惟

皇上之至誠至敬感格

天

祖是以東省豐登為數十年來所未有臣雖懷犬馬報

主之誠猶慮不能奉行

聖訓宣布

聖化乃蒙

皇上聖不自聖推美臣工近奉

恩旨又蠲免東省雍正庚戌年額徵錢糧四十萬屢荷

聖恩高厚疊蒙

温語褒嘉臣實感悚無地除會同山東署撫臣恭疏

題謝

天恩外臣惟有欽遵

諭旨益加敬畏勉之弗怠焉毋所有奉到原摺理合恭期與卿共勉之
繳為此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奏請酌增豫省運漕脚價仰祈
睿鑒事竊照豫省漕米向惟河北三府辦運本色而河
南州縣均徵折色仍在河北三府採買甚為河北

官民之累經臣於雍正六年具

題將河南州縣一例復徵本色以均勞逸又按道里

遠近米石多寡除加一五耗米外酌給脚價在於

鹽驛道及各府直隷州充公鹽規銀并漕糧節省

項下耗羨内動支給發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是以雍正六年漕米較之往年兌運

尤早而米色亦較往年乾潔民樂輸將官無賠累

實為永遠可行之法惟是臣彼時所議車脚僅敷

其用不能裕如各州縣雖收加一五耗米而交軍之時有零星席片等費約除耗米五升所餘止一斗耗米核銀不過七分上下車脚未免拮据臣查各府州鹽規及糧道鹽務奏銷共歸公銀一萬三千五百六兩又新任鹽驛道到任賀禮銀九百五十兩又漕糧節省項下耗羨銀二千九百八十二兩通共銀一萬七千四百三十八兩零查雍正六年辦漕共支用脚價銀一萬七百九十八兩又雇

募剝船刨淺敲冰等項共用銀一千三百七十二
兩二共銀一萬二千一百七十兩零餘剩銀五千
二百六十七兩臣思公項既有贏餘安敢不推廣
皇仁將運漕脚價奏請酌增以使雇用裕如謹按原定
脚價每錢酌增三分通共加銀三千二百三十九
兩零查每歲除鹽驛道新任賀禮銀九百五十兩
另計外約贏餘銀四千三百餘兩除此加添車價
銀三千二百三十九兩零尚餘銀一千餘兩存貯

道庫或遇河水甚淺之年其挖淺築壩等費較多於常歲以及河須挑挖之時可以酌量動用如此則州縣雇覔車輛更屬裕如不致藉口拮据日久生弊而官民均沐
皇上浩蕩之洪恩也臣仰體
皇上愛恤臣民辦公務使寛裕立法務期永遠之
聖意是以恭摺
奏請倘蒙

恩允臣將奏准緣由咨部備案是否可行伏乞

聖裁謹

奏

運價充裕方久遠行之無礙應加增者辦理甚屬允當

同日又

奏為奏明存貯入官硫磺仰請發給各營以資火藥

需用事竊查豫省界連晉省硫磺係山西澤州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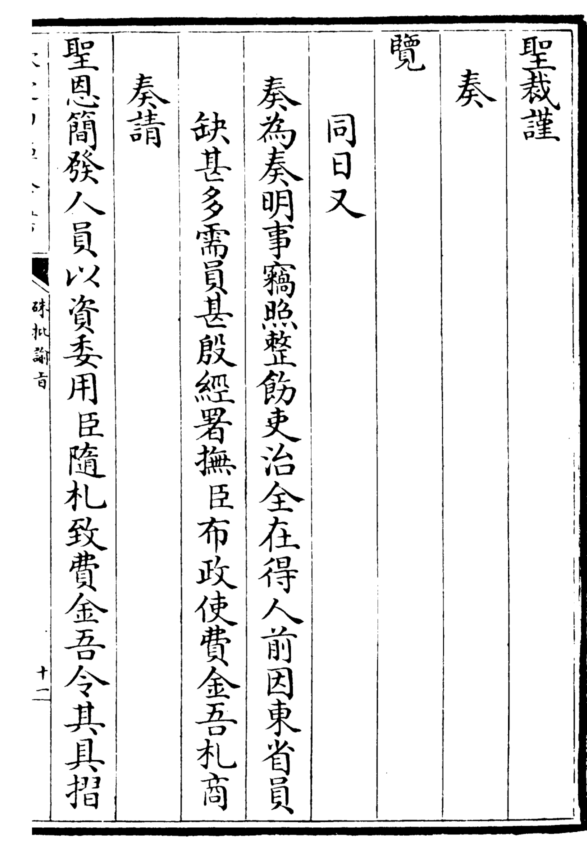
城縣所產陽城百姓及豫省接壤之懷慶府濟源

河内孟縣等縣之民每有違禁私販經地方官查拏詳報因各人販磺不多而律載私自販賣硫磺者問罪硫磺入官等語隨將販磺之犯照違制律杖責案由外結所以入官之磺俱解貯開封府庫自康熙五十九年起至雍正五年陸續獲報各案共積存硫磺一萬一千六百六十八觔臣業已移咨山西撫臣嚴禁私磺不許出境在案但臣思所貯硫磺乃係禁物民間不得貨賣難以變價其性

又易引火恐有他虞現在各營操練兵丁演放鳥鎗礮位製備火藥均須購買硫磺而此項獨委積無用未免可惜臣請將前項入官硫磺酌量分發臣標及城守營并南北兩鎮各營合成火藥以為演放鳥鎗礮位之用則各營製造火藥既不必另行購買硫磺而存貯之磺亦不致積於無用實於營伍有裨臣再查河東兩省各鎮標營演放鎗礮所需火藥或扣留空名兵糧製備或鎗礮手兵丁

甚是但不知此項硫磺部中曾否有案或應具本題明或應咨部分發斟酌合例為之料理

自行製備不獨兵丁有賠墊之累而用少扣多兵
非實用是以臣標俱係臣動支養廉銀兩捐給令
此乃各省相沿向來舊例仍令營伍中自行製備為是
約計河東兩省各鎮標營所需一切火藥火繩鉛
暫時幫助則可若竟動用公項代辦他省相形之下殊
彈等項每年需費不及四千金儘足敷用仰請
多未便也
皇上天恩動用存司公項銀兩給發製備則營伍無侵
扣之弊兵丁無賠墊之累實為
恩便臣謹繕摺一併
奏請伏乞



聖裁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奏明事竊照整飭吏治全在得人前因東省員

缺甚多需員甚殷經署撫臣布政使費金吾札商

奏請

聖恩簡發人員以資委用臣隨札致費金吾令其具摺

奏請茲蒙

皇上將盛開池等二十員

命往東省令臣酌量委署試用茲據各員陸續到豫臣

逐加驗看將居官辦事到任交盤審理命盜稽查

保甲察革陋弊約束家人衙役懲治豪惡土棍并

徵收錢糧初任規矩等項逐條逐項諄切教導而

盛開池等亦能領悉似可造就臣遵

旨一面將各員酌量委署試用視其到任後果否勝任

或有人地不相宜者另行改用臣恐在豫路遠一
時見聞未確業已切致費金吾留心體察再加甄
别統俟察試確實人缺酌定後再行具
題再臣前奏東省流抵一案兹據費金吾稟稱事經
二十餘年案至二百餘件前撫臣陳世倌草率具
題於前塞楞額踵訛分追於後司卷既多殘缺院
卷亦復不全密諭州縣衛所檢送舊案多與院司
各冊不符復又弔取府卷查對其中舛錯之處已

得大槩有實係虧空而揑造流抵者有前任流抵而開追後任者有上司行文動用而開追下屬者有因扣公捐各項作為流抵開追者事久弊深不得不慎之又慎徹底清查總在金吾力任其事惟期再寛二三月之限等語臣查此案年久弊深案多更易清理誠為不易非該司如此細查不能得其端委非該司以藩司而署撫篆亦不能將兩衙門案卷查追不遺非該司不辭勞苦不避嫌怨亦

不能使二十餘年之積案究查明確臣覩費金吾

自上年奉

旨調補東藩之後事無鉅細悉心經理即今暫署撫篆

其撫衙門事務亦無不竭力整飭總由其感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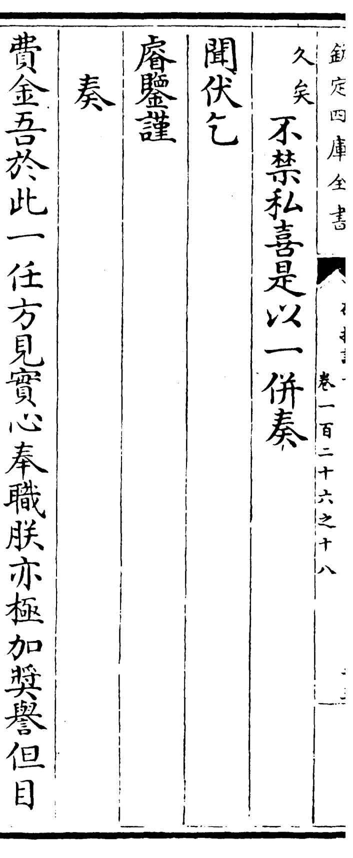
聖恩圖報心切故事事殫誠努力不敢自懈也臣因東

省吏治時𡰪

聖懷臣見今次

命卿總督河東上行下效早知必有此番整頓朕喜之

命往人員皆可造就而費金吾在彼又能實力整頓臣



久矣不禁私喜是以一併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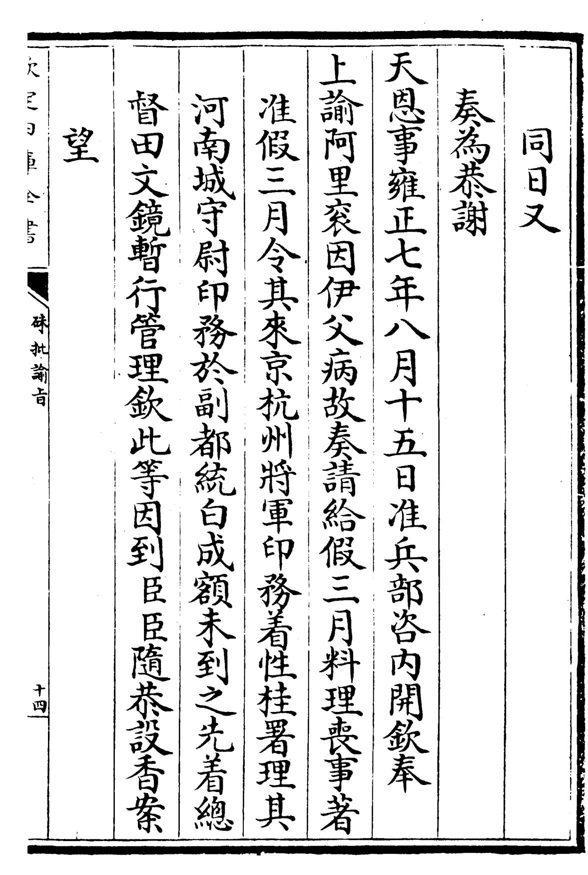
聞伏乞

睿鑒謹

奏

費金吾於此一任方見實心奉職朕亦極加獎譽但目今湖北上江兩省不得其人意欲於此二處酌量相宜

命往撫治所遺藩司員缺以孫國璽代之卿意以為何如又有人言費金吾精神不足者不知確否查奏以聞



同日又

奏為恭謝

天恩事雍正七年八月十五日准兵部咨内開欽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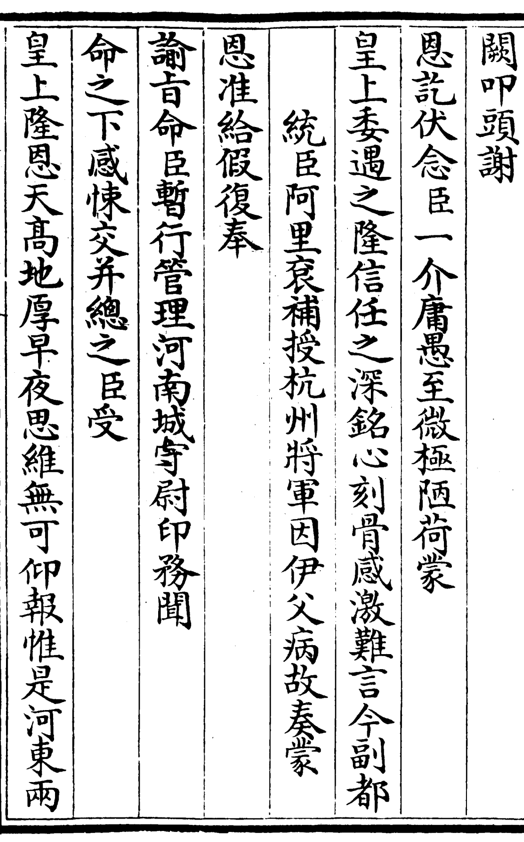
上諭阿里衮因伊父病故奏請給假三月料理喪事著

准假三月令其來京杭州將軍印務着性桂署理其

河南城守尉印務於副都統白成額未到之先着總

督田文鏡暫行管理欽此等因到臣臣隨恭設香案

望



闕叩頭謝

恩訖伏念臣一介庸愚至微極陋荷蒙

皇上委遇之隆信任之深銘心刻骨感激難言今副都

統臣阿里袞補授杭州將軍因伊父病故奏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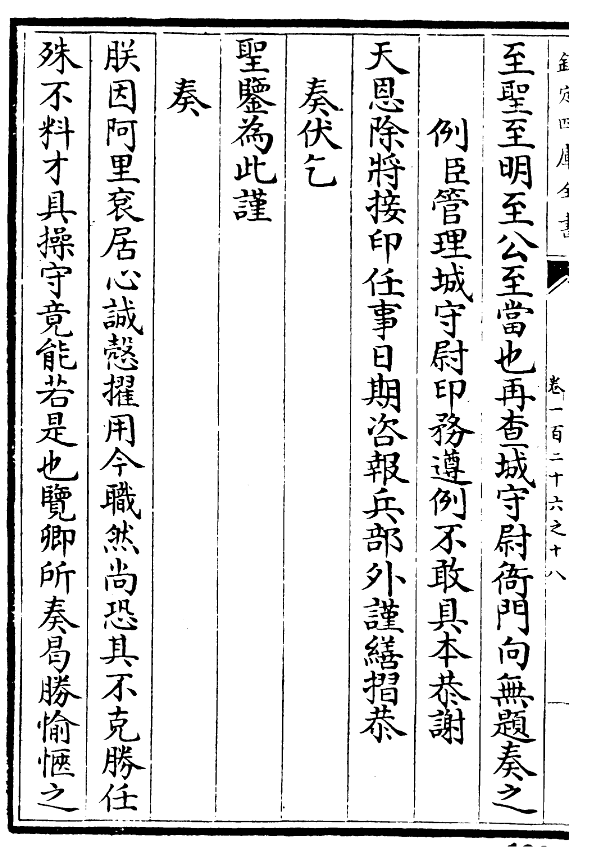
恩准給假復奉

諭旨命臣暫行管理河南城守尉印務聞

命之下感悚交并總之臣受

皇上隆恩天高地厚早夜思維無可仰報惟是河東兩

省滿漢文武官弁仰體
聖意時刻留心體察臣觀阿里袞才具精明操守謹慎
勤敏老幹虛己和平在任將及二載約束官兵操
演營伍實屬才守兼優之大吏蓋由其平日仰荷
天恩感戴至切是以無事不實心辦理玆復蒙
聖恩補授杭州將軍則伊愈加感激更必奮勉圖報而
臣益仰我
皇上知人善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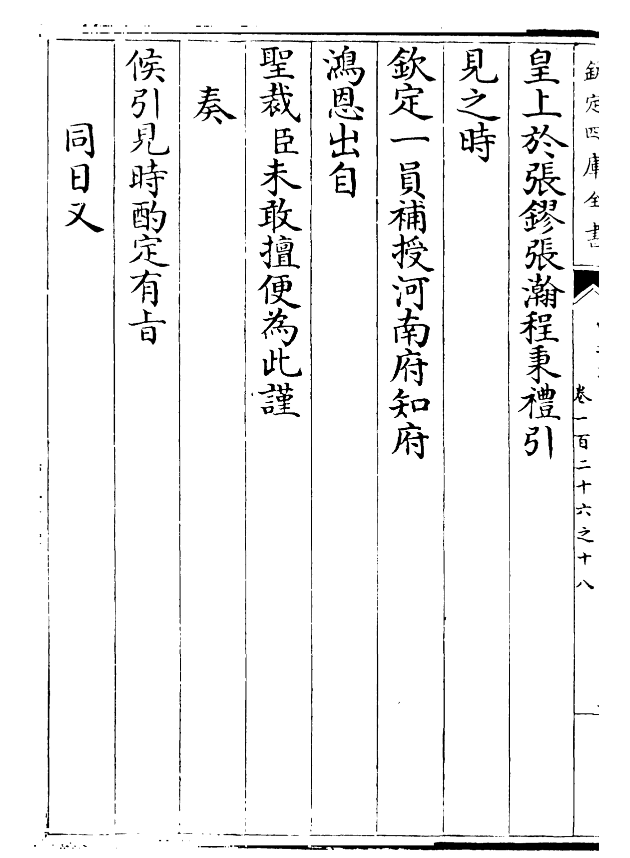
至聖至明至公至當也再查城守尉衙門向無題奏之
例臣管理城守尉印務遵例不敢具本恭謝
天恩除將接印任事日期咨報兵部外謹繕摺恭
奏伏乞
聖鑒爲此謹
奏
朕因阿里袞居心誠慤擢用今職然尚恐其不克勝任
殊不料才具操守竟能若是也覽卿所奏曷勝愉悏之

至新任白成額朕觀非實心任事之人甚欠妥協卿於
其到豫後再三勸勉諸凡行為稍有不及阿里袞處即
直言規正倘不肯聽受憚於遷改據實具奏以聞
雍正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河東總督臣田文鏡謹
奏為欽奉
上諭事雍正七年八月初四日准吏部咨内開欽奉
上諭河南府知府員缺着田文鏡於通省屬員内揀選
題補欽此等因到臣伏念知府一官上寄督撫監司

之耳目下為州縣牧令之表率所係綦重臣安敢不矢公矢慎以求至當惟查通省屬員内凡府佐貳及直隸州知州等俱皆尋常供職難膺知府之任查請

旨事案内令各省督撫酌量題缺多少將現任屬員内選擇保題以備直隸州之用經臣於雍正七年七月内將輝縣知縣張鏐湯陰縣知縣張瀚太康縣知縣程東禮等一併保題部議准其保題送部引

見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今各員交代清楚現在給咨赴部引
見臣查輝縣知縣張鏐居官謹飭辦事勤慎人亦老成
湯陰縣知縣張瀚居官勤慎才幹精明太康縣知
縣程秉禮辦事明白才守穩妥此三員者均堪選
拔但臣知識淺陋未必有當一經
聖明洞照則衡鑒精微絲毫不爽用適其才而於地方
大有裨益仰請



皇上於張鏐張瀚程秉禮引
見之時
欽定一員補授河南府知府
鴻恩出自
聖裁臣未敢擅便為此謹
奏
候引見時酌定有旨
同日又

奏為據實奏

聞事竊照豫省南汝一帶壤接江楚民俗刁悍素稱難

治前任南汝道孫蘭芬極力整飭事皆就理臣因

山東登萊青三府為海疆重地去豫更遠較之南

汝尤為緊要必得精明强幹之員方可以任要缺

而資整理是以

題請將孫蘭芬調補登萊青道而以登萊青道李英

調補南汝道嗣該道於未到豫之前因其原任袁

州府任内為清查地畝一案部議降一級調用奉
旨李英着問田文鏡如居官好能勝道員之任着降一
級從寛留任如係尋常供職之員即照部議降調欽
此臣因李英前任登萊青道時雖囿於習氣未能
整理地方但其年力尚壯須俟到任後再加策勵
試驗臣隨遵
旨覆奏容俟李英到南汝道任後臣再加策勵以觀後
效如不能勝任另當奏

聞奉
旨將李英降一級從寬留任欽遵在案臣思該道以降
調之員蒙
皇上從寬留任自應感激
聖恩努力圖報乃該道於赴任時一入所屬地方州縣
供給酒席等項無不收受及至信陽州界見執事
轎傘非係新製即怒形於色向州牧云難道你備
辦了本道就還不起麽等語該州隨差役回州喚

集工匠連夜製備一新又甫經到任即向信陽州知州郭士英借銀二百兩又因屬員謁見不給宅門家人規禮該道再四查問道役稟稱係臣久經革除因而中止總之器小識鄙狃於積習既不能正己又安能率屬及該道入場監試與臣朝夕共事幾及一月臣又加察試見其才具平常識見淺陋實不勝南汝道之任玆因該道及濟東道張體仁失察歴城縣陳世正家被盜諱强為竊案内部

議降調俱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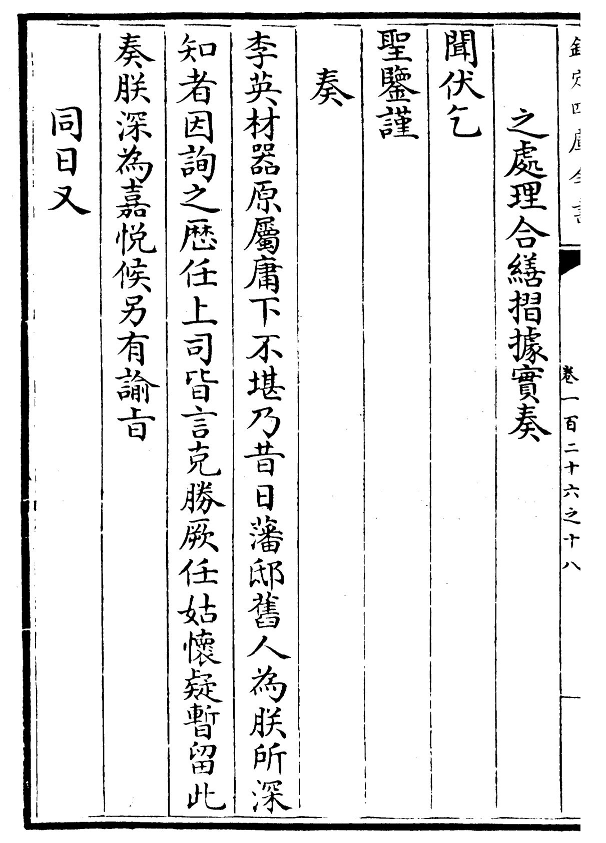
旨詢問居官如何之處除臣會同山東署撫臣費金吾

題覆外在臣受

恩深重無可圖報時時仰體

皇上愛惜人才曲為造就之

聖意是以將該道李英初請調任南汝繼請再觀後效今雖到任未久臣既察試其不能勝任實不敢苟且姑容貽誤地方所有李英居官平常才識鄙細



之處理合繕摺據實奏

聞伏乞

聖鑒謹

奏

李英材器原屬庸下不堪乃昔日藩邸舊人為朕所深知者因詢之歷任上司皆言克勝厥任姑懷疑暫留此

奏朕深為嘉悅俟另有諭旨

同日又

奏為欽奉

上諭據實覆奏事雍正七年八月初九日接到大學士

臣馬爾賽張廷玉蔣廷錫寄字內開欽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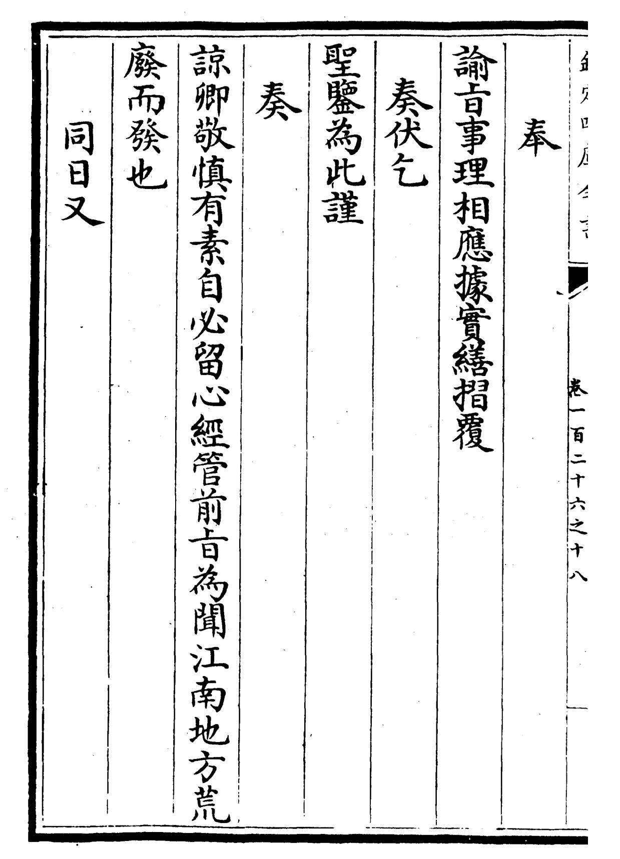
上諭昔年

聖祖皇帝巡幸時地方官員等預備行宮為

駐蹕之所後因閒設多年該地方修葺防護未免又多一番經理經督撫等奏請改為公所朕已允行此皆體恤官民之意也至於

龍亭及
御碑亭之在地方者該有司等應當加意防護即畧為
修理費亦不多近聞間有損壞之處無人管理修葺
朕若明降諭旨則督撫等甚覺無顏爾等可密寄信
與之欽此仰見我
皇上孝思純篤
睿念周詳優待臣工包容備至凡為督撫者伏讀之下
孰不感愧交集臣查豫省自康熙四十三年

聖祖仁皇帝巡幸一次原建有
龍亭
御碑亭臣自蒙
恩撫豫及總督以來留意檄飭各屬隨時修葺令人經
管是以並無損壞之處今欽奉
諭旨復札諭各屬令其加意防護毋致損壞以仰副我
皇上至仁至孝昭垂萬世觀瞻之
聖意除東省地方臣已札致署撫臣費金吾外所有欽



奉

諭旨事理相應據實繕摺覆

奏伏乞

聖鑒為此謹

奏

諒卿敬慎有素自必留心經管前旨為聞江南地方荒

廢而發也

同日又

奏爲遵

旨密議覆奏事雍正七年九月初一日接到大學士臣

馬爾賽張廷玉蔣廷錫寄字内開本年八月二十

二日奉

上諭科臣顧祖鎮條陳果否可行爾等抄錄寄與總督

田文鏡令其密議具摺回奏欽此并抄錄禮科給事

中臣顧祖鎮原奏到臣查條奏内稱弭盜之法先

嚴窩盜之家而窩盜之人半屬掛名之役查各省

督撫司道以下其書吏衙役皆有經制定額不容冒濫而有一等游手好閒無業貧人每於額設吏役之下空掛一名書吏則為貼寫為掌案下役則曰幫役曰白役小則希免差徭大則借端生事自恃衙門情熟因而包攬錢糧把持行市窩娼窩賭無所不至而猶未遂其欲每與捕役上下其手窩頓盜賊發縱指示名曰放線所獲之贓盜得其三彼得其七且以語言恐嚇事主令勿報官即使事

發而州縣捕役向為一綫串通或以强為竊或故
意縱放有司為之掣肘百姓被其擾害臣請嗣後
各省掛名書役嚴行禁革照額設之數每名止許
添一人幫辦一正一副可不誤公現在掛名書役
悉令歸農則窩盜之人少而盜藏身之地亦少矣
等語臣查掛名書役各處皆有如科臣顧祖鎮所
奏貼寫掌案幫役白役等名色則皆非掛名書役
也盖貼寫乃甫經學習幫寫文移之人掌案則久

於衙門熟諳章程辦理稿案之人幫役白役即各役内之副役跟隨正役以効奔走之人皆非徒掛空名者也所謂掛名書役者乃足跡不至衙門經年不見本官不知辦案為何事差遣為何事按冊有名服役無人惟津貼紙筆之費以幫辦事書役此則謂之掛名書役也查各衙門書役除州縣書役近在本處向不換班外其督撫司道府書役皆散處各屬率分為上下班輪流辦事若按經制額

定之數每名再添一人則各衙門不過寥寥數人安能辦公無誤即如臣衙門經制書吏上下兩班每班十名共二十名今現在辦事書吏頭班二班俱有百餘名是較經制十倍有餘事務殷繁尚苦趕辦不及若以一正一副計算每班不過二十人以百餘人辦理不及之事而欲責成於一二十人其可得乎由此而推則各衙門書吏以一正一副留用乃萬萬不能之事其貼寫一項跟隨學習幫

寫文移及閱歷日久漸次明白即接辦事務是今日學習之貼寫即將來辦事之經承而且書寫需人不能革除者也經制典吏役滿出缺新募典吏何能辦理文案故必需熟諳書辦職掌稿案無掌案則事務茫然是又掌案之不能革除者也至若幫役白役專視差遣之繁簡如差多事繁正役不能親身出差因有幫役白役為之代勞上司稽查不嚴本官有意徇縱則一票到手便為利藪所至

之處如狼似虎恣意勒索正副分肥臣深知其弊是以嚴禁司道之差不許下府州府州之差不許下屬縣其有萬不得已之事必須差提者則令所差之衙門將差役姓名報臣查考如犯有需索之弊必痛加懲處所以一年之內各衙門之差提甚少差既絶少利何從覔正役之盤費尚且竭蹶何能更養副役此又幫役白役不禁而自除者也至掛名書役既不服役衙門其所以掛此空名者盖

亦有故或家有田產籍以支持門户或居鄉被人欺凌藉以攩抵外侮具呈投認之後必行地方官查其身家是否殷實有無過犯違礙取具印甘各結方准註冊雖人之誠偽難必大抵皆有產業之人也若科臣所奏是乃市井無賴一無恒產之窮民不但不能掛名於官并書役亦不肯與之為儔又豈能把持行市窩匿娼賭使令盜賊其他包攬錢糧等事更不必言矣要之窩盜通盜第一係不

法捕役其次則不肖營兵與勢豪土棍臣雖不敢謂掛名書役中必無窩盜之人然如科臣所奏窩盜之人半屬掛名之役去掛名之役即少窩盜之家實非確論臣愚以為但當嚴查其行止以分別去留如平時果有生事把持等類不但掛名書役急當革究即現在辦事之書役亦當革究若實係安分自守藉攴門户以禦外侮雖有書役之名實與農民無異似可不必盡行革除盖司道府衙門

書吏本無額設工食又有紙筆等費既將各項陋規裁革不許受賄作弊若併此掛名津貼亦為革除則紙筆之費亦無從出矣況各衙門書役實非一正一副所能辦理所有科臣顧祖鎮條奏盡除掛名之役止留一正一副之處應毋庸議臣實智識淺陋緣奉

旨令臣密議具奏謹將在外辦事書役及掛名書役原委據實備陳覆

奏是否有當伏乞

聖裁為此謹

奏

所議甚透可謂剖析無遺其原奏寢而不發矣

雍正七年九月二十九日河東總督臣田文鏡謹

奏為欽奉

聖訓據實覆奏事雍正七年九月二十二日臣齊撍家

人回豫捧到

皇上硃批諭旨臣敬啓跪讀於臣恭報黃河秋汛平穩

摺内欽奉

硃批今歲秋汛極大一切堤工俱安堵無虞卿等之忠

勤勞效更屬顯而易見朕嘉悦之懷筆莫能罄但淮

黄交會處屢報清不敵黄深以此為憂目下雖尚無

妨然不可不預行詳籌熟計耳欽此竊念今歲秋汛

雖大仰賴我

皇上至誠感格

天
祖默佑得保平穩乃蒙
皇上聖不自聖推美臣工而又以清水不能敵黃目下雖尚無妨不可不預行詳籌熟計我

君臣原屬一體何有彼此之分朕據事論功道其實耳非推美於卿等也設過不忠不勤之輩朕即欲獨擅其美而亦豈可得乎

皇上廑念河防未雨綢繆實深且至也臣查江南清口為淮黃交會之區必淮强河弱始可以敵黃濟運雖河水本强淮水本弱但黃水從清口橫過淮水從清口直出其直出之勢實强於橫過之勢我

聖祖仁皇帝睿慮周詳特命堅築高家堰蓄其水勢使淮
可謂大奇此段議論與朕前日面諭孔毓珣者如出一
水涓滴不漏直趨清口溜急勢猛故能敵黃是堅
口令其堅築築土堤再將石工加高數層總命伊於到任
築高家堰實敵黃第一要務也臣又查淮瀆發源
後酌量措施
於河南桐柏縣如河南汝潁等水皆滙歸於淮又
如臣前歲
奏請挑濬之賈魯河其上流諸水俱歸於賈魯河由
朱仙鎮周家口入淮皆所以濟清而敵黃者也臣
於治河之道本末通曉然就臣所知似可無煩

聖心過慮也至豫省工程臣已屢行檄飭凡險要工程或用長椿大埽或應加鑲填墊務各及時料理停妥又令多備物料以為來年桃伏秋汛之需總期

安瀾永慶仰慰

聖懷又於臣奏費金吾捐內欽奉

如是籌計周詳朕懷實慰

硃批命卿總督河東上行下効早知必有此番整頓朕喜之久矣又奉

硃批費金吾於此一任方見實心奉職朕亦極加獎譽

但目今湖北上江兩省不得其人意欲於此二處酌量相宜命往撫治所遺藩司員缺以孫國璽代之卿意以為何如又有人言費金吾精神不足者不知確否查奏以聞欽此臣思撫藩重任用人大權鑒拔出自

聖明臣何人斯而蒙

皇上如此信任如此

垂問臣伏讀之下實不知如何而可以仰答

聖恩者也臣查費金吾自調山東布政司及今暫署撫

篆誠如

聖諭方見實心奉職臣思費金吾此番之矢志報效實

由我

皇上格外施恩特加

褒獎中心感激之所致今又蒙

聖恩欲用以為巡撫則費金吾之感激圖報不知更當

何如也第查湖北上江均屬封疆重任自應敬聽

諭旨遵行然臣又不敢不為費金吾擇其人地相宜者

奏請

聖裁也費金吾本為歷練老成之人事務亦甚明白惟

所慮恰與朕意相合

其性情尚有遲回不決偏聽瞻顧之處其在東省尚屬臣之所轄稍有未協臣即規正至若上江則獨斷獨行恐其不能悉出於至當惟湖北與督臣邁柱同駐一城時相見面可以化其偏而歸於正

我

皇上慎重封疆特欲擢用費金吾臣亦深愛其才但所

非不欲出於至公至正總緣欠至誠耳

欠者恐不能事事出於至公至正臣深知其為人

不敢不於

君父之前據實直陳倘蒙

自當多方訓誨以策勵之

皇上嚴加訓誨使其中心凜惕力改舊習又我

皇上造就生成之隆恩也至費金吾精神外觀雖似不

揆宜處事全賴精神果如所奏甚善朕亦以此詢問伊

足然今以藩司而署撫篆猶能辦理無誤可知其

本人矣

精神尚堪應付也再藩司一官為通省錢穀庶務

之總滙責任綦重況東省正在整理之際尤非他省可比非有精明幹練之才任勞任怨之志而又肯實心任事者不足以收實效臣查孫國璽居官謹飭操守廉介固屬實心報

主之員況屢蒙

聖恩拔擢不數載而以縣令洊至藩司受

恩既深其圖報自切也昨署撫臣岳濬自陝回東便道於浙於閩兩任甚好此八卿具加意訓勉以造就之將至豫與臣相見臣與細言東省近日政治岳濬深

來可望成器

天恩大有助臣整理之意更得好藩司以代費金吾則
遠可為臣耳目近可為署撫臣指臂其有裨吏治
實非淺鮮茲蒙
欣悅覽之
皇上垂詢理合據實覆
奏又於臣奏謝署理城守尉印務摺內欽奉
諭旨朕因阿里袞居心誠慤擢用今職然尚恐其不克
勝任殊不料才具操守竟能若是也覽卿所奏曷勝

愉愜之至新任白成額朕觀非實心任事之人甚欠妥協卿於其到豫後再三勸勉諸凡行為稍有不及阿里袞處即直言規正倘不肯聽受憚於遷改據實具奏以聞欽此臣查副都統白成額於九月十五日到任臣即於是日將城守尉印務交受接見之時聆其言語觀其舉動似不及阿里袞之老成諳練

伏讀

聖諭益信我

皇上明同日月無遠不照至臣受

恩深重無可仰報凡遇滿漢文武官弁無論新舊同寅

屬下不避嫌疑不顧直率即宣布

聖恩諄切開導以冀其共圖報效是以白成額到任之

日臣已面將阿里袞在任如何約束官兵如何操

演營伍一一詳悉告知令欽奉

諭旨敢不再加勸勉直言規正如果不肯聽受憚於遷

改容臣據實奏

朕亦有訓伊之旨諒其接任後自當徐告卿知卿此勸勉與朕所以訓伊者不約而相符誠可謂深知朕心矣朕曷勝欣慰

好聞又於臣奏明存貯入官硫磺仰請給發各營以備火藥等事摺内欽奉

硃批料理甚是但不知此項硫磺部中曾否有案或應具本題明或應咨部分發斟酌合例為之欽此臣查此項硫磺原屬百姓私販地方官拏獲到案照律杖責將硫磺入官存貯向來杖責人犯俱係督撫外結並不報部部中並無檔案是以歴任撫臣俱將此項硫磺給與標營合製火藥自臣撫豫以來

臣標施用火藥係臣動支養廉銀兩捐給製備惟
上年操演車陣取用八百觔臣思此項硫磺存積
日久部中竝無檔案不便遽爾題明咨部臣是以
奏明
皇上分發各鎮標營以為製造火藥演放鎗礟之用於
營伍不無裨益今欽奉
諭旨合將不便題明及達部緣由據實覆
若然則料理極當從前情節朕原不知
奏再陞任登州鎮臣萬際瑞

奏明東省沿海礮臺應建出礮城之外等因並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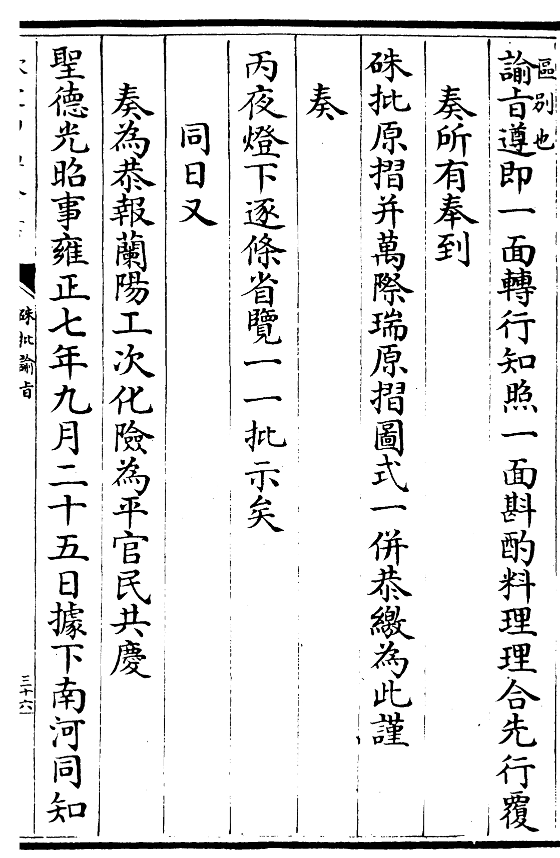
進

呈荷蒙

皇上發下令臣畫一修理再加斟酌而行竊念海疆事宜臣蒙

聖恩總督山東時刻留心而沿海礮臺臣於上年巡視海疆時即見有建在礮城之內者亦有建在礮城

在外方可向來西施放而臺內地方更爲寬展莫言無之外者臣細酌情形在內在外似無區別令欽奉



區別也

諭旨遵即一面轉行知照一面斟酌料理理合先行覆

奏所有奉到

硃批原摺并萬際瑞原摺圖式一併恭繳為此謹

奏

丙夜燈下逐條省覽一一批示矣

同日又

奏為恭報蘭陽工次化險為平官民共慶

聖德光昭事雍正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據下南河同知

劉永錫報稱竊查黄河自蘭陽北岸銅瓦廂流至朱家莊又自朱家莊流至南岸文家寨東流至四水口復從四水口流至朱家寨週圍環繞計長四十五里中隅乾灘二里有餘河勢兜灣不能暢行以致上流停壅屢生新險葢因大河逼近大堤埽灣迎溜勢極危險數載以來每遇水長必需加謹防護以禦黄流大河形勢自蔡家水口對面至耿家水口河勢灣兜迎溜衝射隣近大堤甚為險要

連年將耿家水口支河堵斷不致掣溜向南今歲
伏秋水勢甚大逐漸坍塌河崖塌去百餘丈切近
耿家水口支河壩工於九月十九日仍復坍塌正
在躊躇欲於支河壩頭下埽裹護修建挑水壩以
防河勢侵汕將繩纜長樁料物等項俱已預備齊
集相機修做今耿家水口支河壩北頭於十九日
大溜仍走南崖於二十日酉時大河水勢緩流自
銅瓦廂以下朱家寨之北河流直趨將舊有乾灘

刷透竟成新河一道順勢東流從前彎遶之大河淤斷不流竟成清水新開之河面寬百十餘丈深一丈六七尺不等大溜順流東下往來船隻行於其中舊日之河遶行四十餘里今新開之河取直只有數里舊河淤墊將來竟成陸地可供耕種蘭陽之工化險為平官民兵夫人等莫不感頌
聖德歡呼載道等情具報前來復據管河河北兩道具報無異臣查蘭陽銅瓦廂至朱家寨從前河勢兜

灣遶行四十餘里河流壅滯易於生險每年極力
防護幸保無虞今不勞人力不費帑金天然新開
引河一道一旦成功實出
神助在工官民兵夫人等無不傳為罕見此皆仰賴
我
皇上廑念河防至誠至敬感格
天
祖是以

神靈默佑化險為平河流循軌萬年底定并舊河淤

墊成地將來可供耕種則樂利攸資安瀾永慶而

豫省官民共祝

聖天子萬壽無疆之福矣臣不勝懽忭慶賀之至理合

繪圖進呈

御覽為此謹

奏

蘭陽工段化險為平實可慶幸朕以手加額覽焉

雍正七年十月二十四日河東總督臣田文鏡謹

奏為遵

旨覆奏仰祈

聖裁事竊照河南南汝道李英居官平常才識鄙細臣

於奉

旨詢問案內據實奏

聞奉

硃批諭旨李英材器原屬庸下不堪乃昔日藩邸舊人

為朕所深知者因詢之歷任上司皆言克勝厥任姑
懷疑暫留此奏朕深為嘉悅候另有諭旨欽此仰見
我
皇上至聖至明臣下賢否悉在
睿鑒之中今奉
旨將李英革職其員缺着臣於河南山東知府内揀選
題補伏念臣一介庸愚荷蒙
聖恩如此信任臣敢不矢公矢慎詳加揀擇以仰副我

皇上為地方得人之

聖意查南汝道員缺實為緊要臣於河東兩省知府内

再四揀選惟河南開封府知府董自超老成持重

廉謹勤慎在任兩載實心任事秉公察吏毫無欺

飾實為賢能之員以之補授南汝道必能整綱飭

紀表率屬員有益地方如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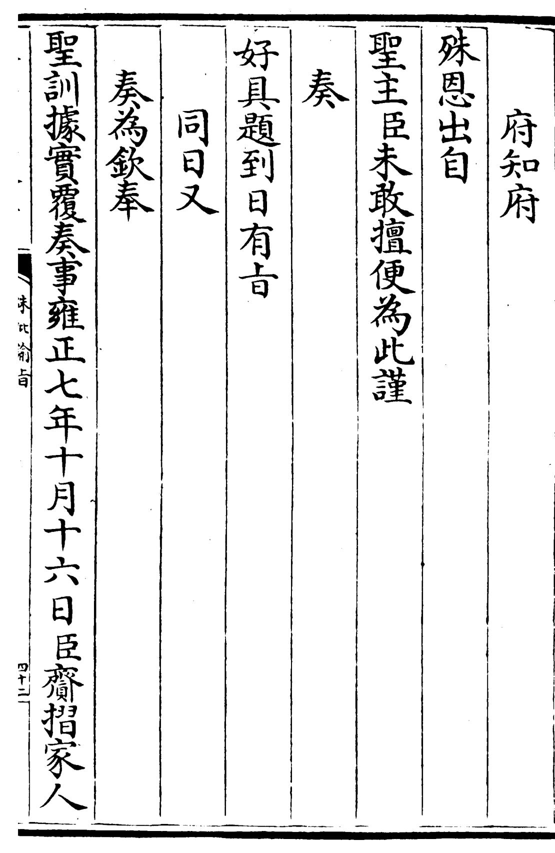
皇上恩允則開封府知府一缺地居省會庶務倍繁且

有南北兩岸河工亦屬要缺臣仰體

天心慎重地方謹一併遴選冒昧奏請
聖裁查開封府下南河同知劉永錫年富力彊志勤才
敏於雍正四年十二月内黄河澄清該員遲報一
案經前任總河臣齊蘇勒
題參奉
旨革職留任今經兩載臣留心體察該員感激
天恩倍加奮勉晝夜勤勞風雨不避於凡河工事務實
力辦理相度平險斟酌機宜修防保護之法較前

更為練達河員內無出其右者且能虛衷學習留
心吏治實為可造之才但其革職之案尚未開復
臣不敢遽以知府
題補可否仰懇
皇上天恩令其署理開封府印務則一府所屬南北兩
岸工程俱可資其料理固於河工有益而該員在
豫年久於開封地方事務寮屬賢否習見習聞更
於吏治有益臣從前屢奉

諭旨揀選知府因河工緊要不肯使之遠離是以未將
該員
題補別府今在開封既可經理郡務仍得兼顧河防
用是不揣冒昧奏請
聖裁除恭疏具
題并給咨赴部引
見外謹繕摺恭
奏董自超可否補授南汝道劉永錫可否署理開封



府知府

殊恩出自

聖主臣未敢擅便為此謹

奏

好具題到日有旨

同日又

奏為欽奉

聖訓據實覆奏事雍正七年十月十六日臣齎摺家人

回豫捧到

皇上硃批諭旨臣敬啟跪讀於臣覆奏黄河秋汛平穩

摺内欽奉

硃批君臣原屬一體何有彼此之分朕據事論功道其實耳非推美於卿等也設遇不忠不勤之輩朕即欲

獨擅其美而亦豈可得乎又奉

硃批可謂大奇此段議論與朕前日面諭孔毓珣者如出一口令其堅築土堤再將石工加高數層總命伊

於到任後酌量措施又奉

硃批如此籌計周詳朕懷實慰欽此臣伏念

君臣之間本無彼此惟我

皇上為堯舜之君斯臣遂得為

堯舜之臣是臣等蒙

恩褒美實由

皇上至美無加在

天心廣大視臣一體原非推美於臣工而臣亦不敢於

君父之前稍有虛飾也再高家堰為全淮隄防實關緊

要我

皇上睿慮周詳早已

廑念高堰

特命河臣孔毓珣於到任後酌量再將石工加高數層

則高堰堅固清水恒強而臣於十月初十日飭委

前因覽卿之奏朕意決定無疑業經降旨遣差京官四

黄河同知陳儀等查勘淮河各上游之水務使疏

員飭發庫帑百萬命往堅築高家堰堤工矣若待孔毓

濬深通滙歸於淮上源既盛下源又有高堰以蓄

珣奏到然後施行恐誤今冬辦料大凡善政須責勇為既知當為矣又復逡巡無怪事功難就所以古人每有後時之戒此番速舉似與河防大有裨益也

水勢則清足敵黄萬萬世永慶安瀾矣統俟該員勘明後應行疏濬之處容臣另行奏
聞又於臣覆奏費金吾摺内欽奉
硃批所慮恰與朕意相合又奉
硃批非不欲出於至公至正總緣欠至誠耳又奉
硃批自當多方訓誨以策勵之又奉
硃批揆宜處事全賴精神果如所奏甚善朕亦以此詢
問伊本人矣欽此仰見我

皇上睿照無遺絲毫不爽臣查費金吾為人所欠者實係至誠二字即如東省積年舊欠多係衙役侵收揑欠朦混經臣嚴檄司道府州嚴行糾察徹底清查但各官均有失察之咎臣思東省正在清查錢糧之際正欲各員自為覺察詳報之後若即以該員失察

題叅恐别員畏懼處分反為蠹役徇庇不實力察報臣是以於本年八月内具摺奏請

聖恩暫緩題參乃費金吾於九月二十八日將衙役侵
蝕各官失察一案繕疏
題參後始將會稿送到臣處令臣註題臣思此案已
經具
奏在先不敢前後互異以欺
聖明且查署撫臣岳濬於九月二十九日回任若云錢
糧事件急需
題參則同屬公事同屬

朝廷臣子費金吾於藩司衙門內既已具詳自應聽岳
濬具題何必於岳濬回任之前一日以並未會題
之事而詭云會題即此一事誠如
聖諭總緣欠至誠之明驗也臣深知其為人是以前摺
內仰請
皇上嚴加訓誨今蒙
自必訓誨但肯遵從與否要觀伊之福量何如耳果為
恩允從此費金吾力改舊習無欺無偽皆我
福量所限即費金吾自欲强勉亦恐不能然斷難逃朕
皇上造就生成之隆恩也又於臣覆奏孫國璽摺內欽

之覺照也

奉

硃批近於浙於閩兩任甚好此人卿其加意訓勉以造就之將來可望成器又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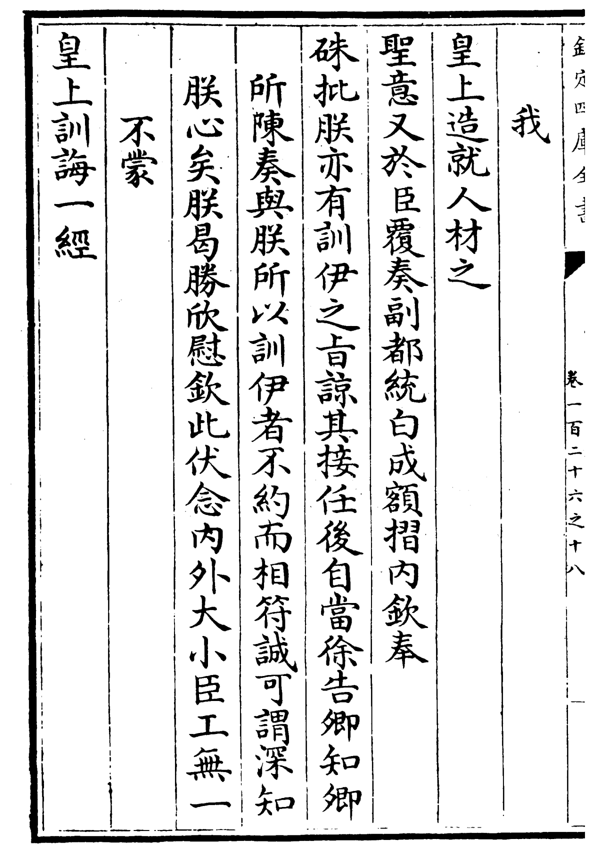
硃批欣悅覽之欽此臣查孫國璽固屬實心報

主之員況屢蒙

皇上拔擢受

恩既深圖報自切是以浙閩兩任實為好官臣欽奉

諭旨自當加意訓誨俾之奮發砥礪銳志向上以仰副



我

皇上造就人材之

聖意又於臣覆奏副都統白成額摺內欽奉

硃批朕亦有訓伊之旨諒其接任後自當徐告卿知卿

所陳奏與朕所以訓伊者不約而相符誠可謂深知

朕心矣朕曷勝欣慰欽此伏念內外大小臣工無一

不蒙

皇上訓誨一經

聖恩教導倍加敬凜白成額既奉有
諭旨自必感激奮勉日漸妥協至臣不過仰體
天心宣布
聖德以冀共圖報效而已乃蒙
更當欣幸耳何惶悚之有
温語褒嘉惶悚無地又於臣覆奏山東沿海礮臺摺內
欽奉
諭旨在外方可向東西施放而臺內地方更屬寬展莫
言無區別也欽此臣查沿海礮臺一案臣業已撥行

山東布政司照會登鎮斟酌料理俟詳覆到日容

臣另揩覆

奏又奏

硃批丙夜燈下逐條省覽一一批示矣欽此仰見我

皇上旰食宵衣敬勤無逸實為自古聖帝明王所未有因燈燭之下字畫潦草恐卿慮及朕之精神不到故有

前諭非欲示朕之精勤也

獨念我

皇上以天縱之聖九重之尊尚夙夜勤勞兢兢業業凡

為臣子者反志在宴安惟圖暇逸不惟有負

聖恩亦何顏仰對

皇上臣惟有敬誌

諭旨益加黽勉而已所有奉到原摺理合恭繳謹

奏

黽勉不倦固屬美行雖然卿年齒已高諸凡當量力而

為不可勉强勿將精神浪費於瑣屑處此非自圖暇逸

乃為國家愛惜精力多延歲月庶可布化宣猷以無負

朕康濟蒼生之意也

雍正七年十一月初七日河東總督臣田文鏡謹

奏為恭報河東兩省雨雪日期仰祈

睿鑒事竊查本年九月二十三日豫省獲有瑞雪經臣

恭摺具

奏茲據豫省合屬具報於十月初五初六十四等日

各得雨入土二三寸不等又據東省合屬具報於

十月十四十五十六等日各得瑞雪二三寸不等

兩省獲此雨雪土脈滋潤麥根堅固理合繕摺恭

奏仰慰

聖懷為此謹

奏

如是希微雪雨少資沾潤而已恐無濟於事也

同日又

奏為臬司關繫綦重職守務在得人據實奏明仰祈

聖鑒以收實效事竊臣查山東按察使公元前蒙

皇上簡授河南按察使於未到任之前經臣具摺恭

奏請以河南糧儲道陳世倕補授河南按察使其時
山東按察使吳昌祚亦尚未到任臣復請以公元
改補山東按察使仰蒙
皇上俞允茲欽奉
硃批諭旨公元亦係一老成人原欲令卿就近體驗今
既懇請改補山東同為所轄地方均無不可須極力
加以教誨然後令往果否稱職更留心試看具奏以
聞欽此仰見我

皇上眷顧優隆推誠逮下臣欽遵

諭旨留心試看公元到任以來人止謹厚才不優長所

辦一切案件不能詳慎平反摘發姦隱止據府縣

審定供招依様率轉臣屢為指駁令其更改臣又

敬遵

皇上聖諭極加教誨不但時行牌檄嚴加申飭又復數

致手書諄諄戒勉竝札致前署巡撫臣費金吾就

近開導冀其練習精進無如限於才力終無斟酌

盡善之能且少精明振作之氣臣何敢瞻顧因循聽其曠廢職守所有試看公元不能勝任情由理合據實

奏明惟是臬司一官刑名總滙民命攸關不但通省之獄情藉其研審核擬伸寃理枉而且有鋤强剪暴之權禁姦察吏之任茍非强毅幹練之才聽斷精詳之識安能昭雪明允有以上勷

聖化今山東藩司荷蒙

聖恩特簡孫國璽補授已慶得人惟臬司尚乏幹員臣

再四思維誠有不得不仰懇

聖慈者伏查山東鹽法道唐綏祖才識優卓奉職勤敏

去歲兩署臬篆辦理有效今夏又經臣

奏明將東省叅案委令審理已據陸續審解情罪相

符而於所屬官員尤能體訪明確以之讞獄察吏

洵其所長又山東登萊青道孫蘭芬操守謹嚴強

幹明白不避嫌怨亦有折獄之才又豫省河北道

朱藻自蒙
天恩留任以來矢心圖報夙夜精勤釐剔弊吏民咸
深畏戴以上三員皆臣深知灼見之人於臬司一
官均堪勝任臣蒙
皇上高厚隆恩畀以兩省封疆重任山左距臣為遠尤
藉賢員以資助理今公元不能勝任其山東按察
司可否於此三員之中仰請
聖恩簡用一員則東省刑名不致叢脞吏治民生均有

裨益莫不仰戴

天恩於無既矣是否允協伏候

聖裁謹

奏

朕原料公元不勝臬司之任所奏嘉悅覽之就此三員内而論惟唐綏祖最佳侯另有諭旨孫蘭芬性過於急不宜執掌刑憲朱藻遷轉似覺少驟且河北現屬要任再令供職數年然後陞擢亦不為遲今或調用鹽道猶

可卿其斟酌宜否援旨具奏

同日又

奏為奏明事竊臣才質庸陋忝膺兩省封疆重任惟有日夕黽勉不敢少自暇逸以期仰副

皇上委任眷顧之至意臣偶於十月初三日微冒風寒適值武闈屆期自初六以至十二等日協同南陽鎮臣馬世龍考取頭二場騎射技勇十三日入闈考試策論十九日放榜所感微寒場中調攝已愈

旋署之後不自經意復於二十六日時作寒熱兼
之咳嗽頭暈數日以來服藥調治一切應行公事
臣仍支持辦理惟恭逢
萬壽聖節及長至令旦臣當首引僚寀歡呼𨁝拜而公
所嚴肅之地誠恐起跪趨蹌有失禮儀是以敬於
臣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惟念
朝賀大典中外同慶而臣以犬馬之疾不能趨班拜舞

此臣之心凛咫尺而踧踖靡寧者也所有未及率班

卿年已高邁理應如是節慎向後諸凡處不宜强動needs

朝賀緣由理合

撙節重量力而為庶不違負朕意愛惜精神為國家久

奏明伏乞

遠報效方為克盡臣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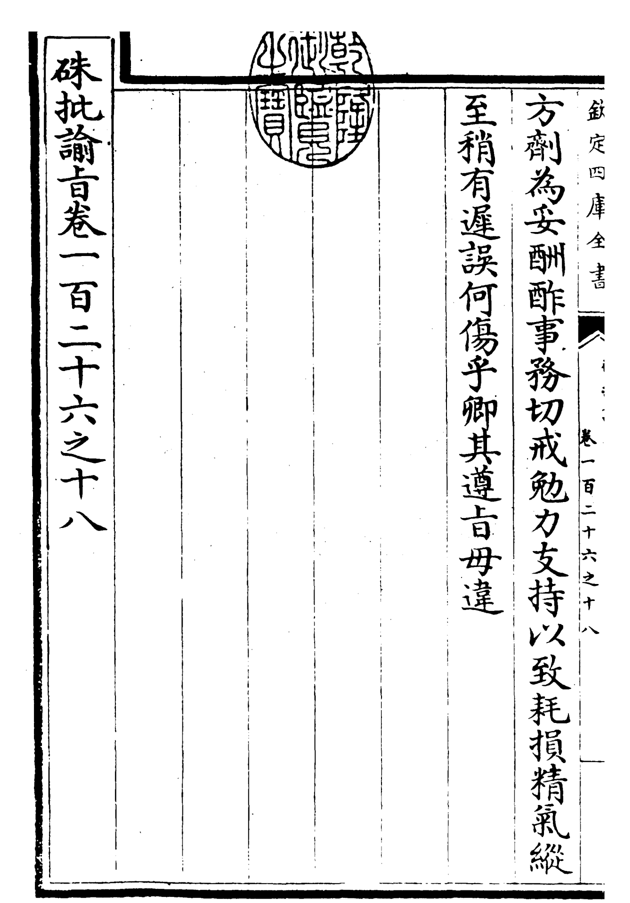
聖鑒再臣此番感冒係河南按察使陳世倕與臣診視

陳世倕明於醫理用藥精細臣服其方劑甚有效

驗今風寒已散現在調補日見痊可臣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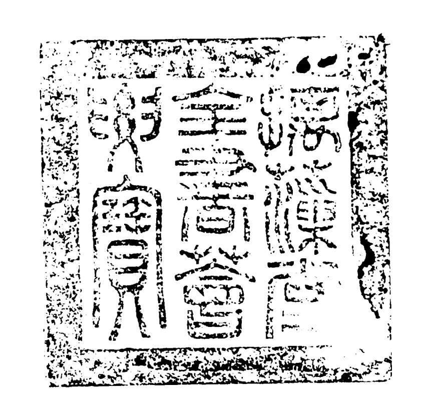
皇上天恩豢養至厚保護至周深恐

上聞有屢
聖念臣心益切不安謹一併
奏明為此謹
奏
至平復如初時奏朕知之此種寒證若愈後調理得法
併夙疾俱可望霍然頓除設或攝養失宜亦大為將來
之累極加慎重可也陳世倕雖云諳於醫藥恐其臨證
日少仍選擇良醫須平昔所熟識者一二人與之參酌



方劑為妥酬酢事務切戒勉力支持以致耗損精氣縱
至稍有遲誤何傷乎卿其遵旨毋違

硃批諭旨卷一百二十六之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張起隆